

关于鸡的叫声，凡家中养过鸡的人不难分辨出雌雄。早晨的鸡啼，“喔喔喔，喔喔喔”当然是雄鸡，而“咕咕咕”不停不歇地叫起来，那一定是母鸡生了蛋，若是几只母鸡同时生了蛋一起叫起来，尤其是夏日的中午，是颇让人讨厌的。而乡间的炊烟和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鸡叫向来又是一件让人感到温馨的事情。

随笔 鸡鸣帖

王祥夫 文/图



说到民间的养鸡，南方用竹编的大鸡笼，到了晚上鸡会自己跳进去，北方则是鸡窝，古人把鸡窝叫做“埘”。埘是在土墙壁上挖洞做的鸡窝，山西的黄土高原上现在还能看到，不但是鸡，鸽子照样也会“咕咕咕”地住在里边。这样的鸡窝，乡下的土窑洞上挖七八个都可以，如果是瓦房或一般的薄土壁房则不大合适。北方不住土窑洞的人家养鸡照例是要盖鸡窝，鸡窝里向来是要有能给鸡落脚的地方，那就是鸡窝里要搭木架，鸡生来不会席地而卧，所以北方人把鸡窝又叫“鸡架”。一般人家养鸡，七八只或十多只母鸡就必须有一只雄鸡统领才不会纲纪大乱。鸡埘之上，照例还应该有一排让母鸡生蛋的小窝，这么说来，北方的鸡埘像是座二层的小楼。母鸡下蛋的小窝里照例是要铺一些草秸。鸡其实和人一样，生产之前是孕妇，生产之后是产妇，只不过隔一天生蛋或一连几天都生蛋让人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罢了，如果一只鸡要十年才产一枚蛋，那鸡的地位也许堪比非竹实而不食的凤。

说到鸡叫，忽然想到了《诗经》里的句子“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鄙人小时候是比较讨厌下雨的，天一下雨，第一件麻烦事就是不能出去玩，第二件麻烦事就是如果要如厕就必须一踩两脚泥，虽然有上海出的那种橡胶雨鞋，但要是碰上连绵不断的小雨，真是让人在心里陡生闷气。不但是人的心情不好，鸡缩在鸡埘里也会不高兴，下雨，天气寒凉，鸡便会在鸡埘里发出一片“喈喈喈喈、喈喈喈喈”的叫声，这叫声不大，像是在哆哆嗦嗦。有时候人还在被子里半睡半醒，就听到了外面的“喈喈喈喈、喈喈喈喈”，不用问，外面又在下雨，以鄙人的经验而言，只有下连绵不断的小雨，鸡才会“喈喈喈喈、喈喈喈喈”地叫。天大冷，比如冬天来到的时候，鸡埘的门上会被覆以小棉被似的小门帘。即使是这种天气，鸡也不会发出雨天的那种“喈喈喈喈”。至于“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则让人大不明白，不明白是什么情况？鸡能发出“胶胶”的声音吗？鄙人好像长这么大都没有听过如此的鸡叫。也许“胶”的古音不是jiao而是其它什么音也说不定。

纪实

2月4日，接到省卫健委通知，谭利国、王晞星陪同副省长吴伟和省卫健委主任武晋赴平遥、太谷调研。

这一天，平遥又确诊两例。其中一例女性患者也是香乐乡香乐村人，在武汉经商，1月22日，她从武汉家中乘坐561路公交车到达武昌火车站，乘坐Z162次列车于1月23日到达石家庄。同日，她又乘坐出租车到达石家庄北，乘坐K609次列车返回平遥。随后，她乘坐私家车回到平遥家中。2月2日，她被“120”救护车接至县人民医院就诊，2月4日确诊。患者带着病毒出行，流调便需从平遥一路倒查回武汉，防疫难度陡然升级。

平遥是山西第一处

捧回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地方，是山西文化旅游的一张耀眼名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如是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古城最具影响力的，一是“平遥国际摄影节”，一是“平遥中国年”，每逢这两节，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都想一睹这座古城的历史风貌。但说到历史，平遥与武汉其实渊源颇深。早在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山陕会馆便在商贾云集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落成。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两省旅汉人员的会所、办事

朋友圈里早有人说“春天来了”，并晒了图，那些图是常见的鲜花、嫩叶、青草，看上去却有些陌生。是的，不管冬天有多漫长，不管疾病有多疼痛，春天该来总会来的。当从窗户缝隙中挤进来的那股风刮到脸上时，就能明显接受到那种信息：春天来了。

此刻的春天，正在几百米外一条河流上岸。春天从哪里来？春天最早就是从河底这样的地方来啊，春天不吭声，但每条河的春天都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春天被藏在河底的泥沙中，藏得很深很深，保险起见，冬天这个暴君还给河面加盖了一层冰层，春天就这样被彻底封存起来了。

春天的到来，是伴随着第一块冰的融化开始的。冰雪融化的速度与样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开心的事情之一，一粒冰在阳光下变成一滴水，这是春天的秘密之一，一滴水渗入土地或者汇入河流，就像掉队的士兵融入大部队，等你注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了。

浩荡是水面。水面上的波纹，开始的时候是小范围的，随着地盘的扩展，波纹便有了阵容，有了声势。如果每天到河边走走，就会发现河水以“天”为单位，每天上涨一厘米，每天上涨一厘米，你会觉得饱胀的春天已经无法忍耐呆在淤泥里了，急不可耐的春天就差在某个突破口一下子迸发出来了。春天穿透河面的时候，是会冒泡的，如果你关注河面，看到时而有气泡莫名其妙地炸裂，不要怀疑，那是春天在开心地吁气。

浩荡的当然还有风。春天的风是均匀的、平缓的，它们约好了从河岸的边上出发，在一个时间点集结登陆，上岸之后它们就沿着道路、庄稼地、树林聚集，然后上升、再上升，等到它升到十几层楼高的时候，便谁也阻挡不住它了。

春天的风瞬间吹遍整个北方。整个北方像一个气球，被一张鼓起的嘴一下子吹满了，不能再吹了，再吹春天就要溢出了、爆炸了。爆炸的春天可不得了，它们会让那些各种颜色的花跟随着一起“造反”，一起“爆炸”，不信你看那些被春风吹过的花朵、花骨朵，哪

《盛开》
谢志峰
作



味道

春天从哪里来

韩浩月

一个不是一碰就炸、嚣张的样子。

不会的，春天的风不会这么张扬。就算它动员起了所有的花、草、树、木，甚至叫醒了地下密集的种子，但当它来到你窗户前的时候，还会提前刹住车的，像一个内心大方但表面上又很害羞的人，不敲窗，不说话，就那么在窗外荡漾着，等到你主动地去发现。

当你的脸接触到了春天，你会感到快乐和充实。这是因为春天不偏心，春天带给每个人的信息量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的脑海里盛装着什么，春天都会借助风的吹拂一下子给你清零，然后换上满满的一幅春天的景象，让你立刻对生活又有了信心，想对着窗外大喊几声。

“春天像一个约定”，这个比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可它却像真理一样不可推翻，因为在收到这个约定之后，你会想马上出门，当你走进春天的怀抱，会觉得天地真开阔、世界好大，你在波浪一样一阵阵涌来的春风里，虽然觉得自己渺小，但却宛若站在世界中心。

我还站在窗子前，没有出门，但我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你春天从哪里来。

父亲母亲的真正原因吗？

后来我才知道，大人们所谓的“寒节”是与清明相随而至的，唐宋以后清明节便成了春天里的一个最重要的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篇文章。文章说生命是一棵树，祖宗是树根，父母是树干，子女是树上的果子。子女和父母、祖宗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健康、事业都受到父母和先人的影响。我们虽然看不到祖宗，就好像我们虽然看不见树根，但是树根却源源不断地给枝叶提供着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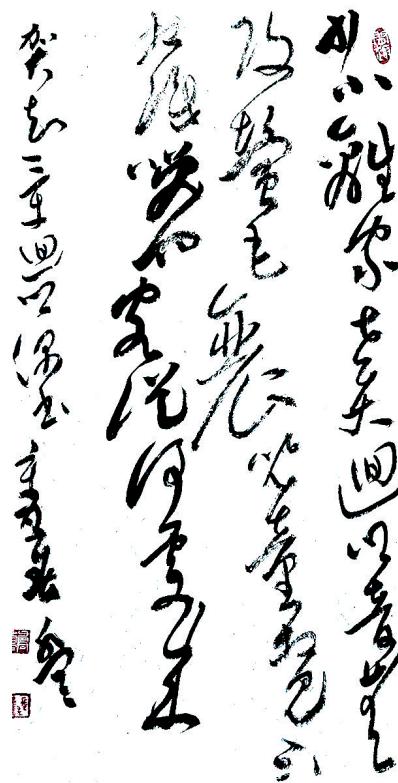
立春以后，柳条开始变得柔软，渐渐长出小芽，小芽长大成叶片，远远望去淡绿如烟。几乎是同步，迎春花、桃花开得魏紫姚黄的时候，就离清明节很近很近了。

说来真的很奇怪，每逢清明时节，内心的思念总会像春草一样，一点点地复苏，一片片地生长，甚至连做梦都比平时更多，接连不断地梦见已故的亲人。是不是因为大地回春，自然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和清香温润的气候，更容易让人们去思考生命的真谛？

我常常想：我来到人世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一定是一片最耀眼的霞光。我的父亲母亲，就站在那一片霞光里，他们用温暖的双手托着我，轻抚着我，为我擦去因初涉人间而激动不已的泪花。就在那一刻，我们彼此都嗅到了生命里最熟悉最亲切的气息。霞光是美丽的、安详的、鲜亮的……这难道就是我每每在最幸福最欢愉的时刻里最容易思念起

读罢这段文字，深以为然。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的祖先，他们是我们的根。清明祭祖，目的是要让后人们懂得慎终追远，不忘来时的路。燃香点烛，鲜花纸钱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后人想要表达的是内心深处对祖先的礼敬、感恩和缅怀。同时也是通过这一传统礼仪来寄望于后裔的繁昌和幸福。

清明复清明，花落花又开。子女在光阴似箭中长大，父母在日月如梭中衰老。就如同四季更替，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轮回。此时此刻，古城太原早已是莺红柳绿，春意盎然了。燕子声声里，思念又一年。



霞光里

乔乔 文/图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处、活动中心，武汉人称之为“西关帝庙”，商业地位显重。

1895年，山陕会馆重建，耗银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两，晋商实力由此可见一斑。到了清末，平遥商界大佬大多在山陕会馆留驻过，譬如郝建良、毛鸿翰、宋聚源、周承业等，他们无一不是山西票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河槽人家》节选

同在省城见一面也很难，在先人坟地见着，感叹一番，心里不是味儿。我们和村里就这样维持一种联系，不绝如缕，如悬一丝。回头再看四爷的家，那就算是从高头村的土地上完全抹去了。

养孩死了以后，村民重新选举，养孩的弟弟养增当队长，这时叫居民组长了。

我们这一门人，在村里依然算个望族。不过这些年，家族家门这回事已经不再有人提起。

这一族人的辈分，只排到“迺”字，后人有了孩子，起名字再也不排辈分。在省城曾经有一次聚会，一席人谁为尊长，谁排在后，辈分已经不是排序的依据。大家嬉笑一番，推一个年长的在上就罢了。

不只是起名字没了家族辈分的观念，对于名字的严正堂皇，也不讲究了。过去孩童有乳名，入学要有学名，成人之后有大名，做官要有官名。他的父亲一介农民，按照辈分起了正规名字，请教书先生起了表字，他自己又循名思义起了大号。我们家，有堂号。父亲一生以字行世，多年来我们误

以字为名，竟很长时间都不知他的名字。至于起一个乳名稀里糊涂叫到老，周围更比比皆是。

家门家道在衰落，不可遏止。在社会这个大的共同体里，人们很少想到家族家门这个小单元。人们越来越倾向以个人的身份融入社会，家门，一点点黯淡下去。

我们一族的老家谱，修自晚清，可以追溯到明代。由家谱得知“世居猗郡高头村”，民国时期宗族活动多，家谱不时拿出来翻检。新中国成立以后，宗族活动受到打击，家庙渐渐废弃塌毁，家谱也知所终。多年以前，子孙竟然将它卖给了来村里收废纸的。也是缘分使然，有心的后人又收购了回来，由此纸上一脉不绝如缕。

随笔